

臺灣兒童文學一百年的歷史意義

邱各容 ◎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 緣 起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該年6月17日為日本統治臺灣的始政紀念日，從此開展半世紀的殖民／被殖民共構的「共生的歷史」。

18世紀末葉是日本近代兒童文學的伊始，也是日本殖民臺灣的初始。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因歷史事件所造成的客觀存在的事實，連帶的也由此開始萌芽。所謂「臺灣兒童文學」，係指不分先來後到，不分國籍、種族、語言，主要書寫有關臺灣，以臺灣為主體的兒童文學之謂。是以，日治時期的臺灣兒童文學，就使用文字而言，有臺灣話文、漢文（中文）與和文（日文）。就作家而言，有日籍作家和臺籍作家。日籍作家包括渡來者、灣生、二世；臺籍作家包括師範學校臺籍教諭、公學校臺籍訓導、新文學作家等。

從1895年迄今，臺灣兒童文學劃分為兩個時期，一個是日治時期，或稱為戰前時期（1895-1945）；另一個是中華民國時期，或稱為戰後時期（1945-現在）。

✧ 臺灣兒童文學元年的蜀議

有關臺灣兒童文學元年究竟以哪一年伊始，筆者在從事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研究過程中，以為有兩個「時間點」可以斟酌。

第一個時間點是明治四十年，也就是西元1907年（民國前5年）5月5日，當時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課開始編印兒童課外讀物——《むかしばなし第一桃太郎》，《むかしばなし第一桃太郎》係臺灣總督府在殖民地臺灣所編印出版的第一本兒童課外讀物。

第二個時間點是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也就是1912年（民國元年）。這一年有兩件事值得一提，首先是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課繼續編印出版《むかしばなし第二埔里社鏡》，係臺灣總督府在殖民地臺灣所編印出版的二本兒童課外讀物。再來是同年的11月1日起，臺北國語學校助教授宇井生在《臺灣教育》第127號至128號，接連發表有關兒童文學的論述，所談主題是《臺灣の童謡》，宇井生可說是為臺灣近代兒童文學敲下了第一聲鐘響，正式揭開臺灣近代兒童文學的發展序幕。

筆者之所以認為1912年是臺灣兒童文學元年，主要考量是「以臺灣為主體性」的出發點。1907年雖然出版第一本課外讀物《むかしばなし第一桃太郎》，但桃太郎是日本家喻戶曉的童



話故事，是外來的，不是臺灣本土的故事。

至於1912年的《むかしばなし第二埔里社鏡》，卻是取材於臺灣民間，透過讀物教導夫妻如何相敬如賓，如何孝順父母；一家人如何以和為貴？如何勤儉持家？是非常道地的庶民家居生活，完全符合作品的「本土化」。更何況，當時參與編印《むかしばなし第一桃太郎》和《むかしばなし第二埔里社鏡》這兩本兒童課外讀物的編者當中，有一位臺灣人白陳發，他是1901年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語學部國語科的臺北人，是道道地地的臺灣人。這也證明日治時期的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初始，已經有臺灣人參與其中。

另外就是臺北國語學校助教授宇井生於1912年11月1日在改題後的《臺灣教育》發表有關兒童文學的論述，內容是非常在地化的「臺灣童謠」，完全符合「以臺灣為主體」的「作品的本土化」。是包括臺灣人在內，為近代臺灣兒童文學敲下第一聲鐘響的日本學者。

至於臺灣本土學者張耀堂自1926年11月30日起在《臺灣教育》第293號持續發表兩篇有關兒童文學（童話）的論述，距離宇井生的發表已經是14年以後的事。而宇井生的「童謠」和張耀堂的「童話」論述，適足以反映日治時期兒童文學發展的主軸——實演（口演）童話運動與童謠運動。

基於「作品的本土化」、「以臺灣為主體性」這兩點重要指標，以及參與最早出版兒童課外讀物的編者有臺灣人在內，筆者認為1912年（大正元年）是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的元年。

✧ 以臺灣為主體的日籍作家及作品

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學因為政治因素的緣故，帶有濃厚的日本色彩，無可厚非。卻也因爲如此，讓臺灣近代兒童文學隨著日本近代兒童文學的發展，開創以臺灣為主體的兒童文學。

朗裘布（Ron Jobe）說：「任何切入文學作品的方法或真正的多重主義，其主要部分都應該放在人們之間的共通性和相似性，而不是差異性」。若照朗裘布的說法，放諸於日治時期在「共生的歷史」中締造臺灣兒童文學的臺日兒童文學工作者，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民族，但是，這種政治符碼的差異性並無礙於他們為兒童寫作的共通性和相似性，而這種共通性和相似性，基本上就是「以臺灣為主體性」的精神。

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在《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一書中提到：「歷史上同一時間所書寫的文本，因作者皆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情境，因此，彼此之間往往有許多共通處。」

培利·諾德曼所謂的共同的意識形態情境，所謂的共通處，指的也就是「以臺灣為主體性」的精神。

無論是「渡來者」的西康英夫，或是「灣生」的西川滿、池田敏雄、窗道雄，或是「第二世」的新垣宏一等日籍作家所書寫的兒童文學作品，都是以「臺灣」為主體。雖然這些「外地文學」在當時並未受到「內地」應有的重視，但在半世紀之後的現在，卻在日本學界興起「整理出版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日籍作家作品」之風。

1917年（大正六年）平澤丁東編著《臺灣歌謠與名故事》一書，肇始於他「愛這南方的異國情調」，是將臺灣歌謠整理成冊的濫觴。

1921年（大正十年）片岡巖編著《臺灣風俗誌》一書，藉以表現其對臺灣風俗研究用心之深。

1930年（昭和五年）宮尾進編著《童謠傑作選集》，是殖民者在臺灣推行童謠運動的總集成。其中有兩百多首公學校臺灣學童的童謠作品。

無論是平澤丁東編著的《臺灣歌謠與名故事》，或是片岡巖編著的《臺灣風俗誌》，或是宮尾進編著的《童謠傑作選集》，其中皆有有關兒童文學的部分，諸如臺灣童謠、民間故事等，尤其是《童謠傑作選集》，完全聚焦在童謠。

除了以上的平澤丁東、片岡巖、宮尾進三位，視臺灣為「第二故鄉」的童謠詩人窗道雄更是「作品以臺灣為主體」的童謠創作者。

這些在臺的日籍兒童文學工作者在臺灣留下他們的心血，也為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學留下歷史的見證。

✧ 以臺灣為主體的新文學作家及作品

日治時期在日籍作家部分有實演（口演）童話運動與童謠運動的推行，尤其是在童謠部分成果更是豐盛。在這些豐盛的童謠作品中，除了公學校臺灣學童的作品外，也包括若干臺灣公學校臺籍訓導的作品在內。

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作家在從事臺灣新文化運動之餘，在從事新文學創作之餘，尤其是一些留學日本或留學中國的學生，接受西方文學思潮的薰陶，也從事兒童文學的寫作。是以，他們不但是新文學運動的主體，也是近代臺灣兒童文學的開拓者、參與者和見證者。

不僅是臺灣本土，即便是中國大陸，當年兒童文學的萌芽都是藉助於新文學。胡從經在《晚清兒童文學鉤沉》一書中明白指出這一點。是以，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作家從賴和以降，包括周定山、江尚文、許丙丁、蔡秋桐、張我軍、朱點人、郭秋生、李獻璋、楊逵、謝萬安、楊守愚、楊雲萍、王詩琅、翁鬧、張文環、黃得時、林越峰、莊松林、龍瑛宗、廖漢臣、巫永福、呂赫若、吳瀛濤、周伯陽、黃耀麟等二十餘位都有兒童文學作品留世，這些作品涵蓋小說、童話、民間故事、兒歌、童謠、散文等文類。他們不僅從事創作，也從事翻譯，也就是說，一個兒童文學的雛型，已經被這些新文學作家建構起來了。

這些文類當然是「以臺灣為主體」，反應臺灣的民情、風俗與生活。這種作品的「本土化」適足以表現臺灣兒童文學的特色。至於日籍作家「以臺灣為主體」的作品，畢竟他們本是「外來者」，能夠做到以臺灣為主體，是因為他們願意「融入」，願意平等對待臺灣人的氛圍有以致之，這種精神，在窗道雄的童謠作品充分表現無遺。

至於李獻璋編輯，於1936年出版的《民間文學選集》，這本書足以和1917年平澤丁東編著的《臺灣歌謠與名故事》、1921年片岡巖編著的《臺灣風俗誌》二書鼎足而三，就臺灣民間文



學的蒐集，都有可取之處。《臺灣歌謠與名故事》、《臺灣風俗誌》、《民間文學選集》這三本書本質上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那就是「以臺灣為主體性」的思想架構。

✻ 一個可資紀念的里程碑

鄰近的香港兒童文學作家周蜜蜜，曾出版《香江兒夢話百年：香港兒童文學探源》（上下兩冊），從二十年代談到九十年代。瀋陽師範大學的湯銳，也曾出版《東北兒童文學一百年》，這兩本都是中國大陸的區域兒童文學史，也是各該區域兒童文學的尋根之旅。

日本學者宮川健郎的《日本現代兒童文學》透過《童苑》、《緬甸的豎琴》、《二十四隻眼睛》、《龍子太郎》等多部兒童文學作品的深入研究與探討，從「兒童文學」概念的成立，到概念消滅的危機，清楚地介紹日本現代兒童文學發展的脈絡，本質上，未嘗不可視為日本現代兒童文學發展的尋根之旅。

以上這些境外的兒童文學，尤其是香港和中國東北，它們的區域兒童文學都達百年，委實不易。香港和臺灣一樣，都曾經是英國或日本的殖民地，都是因為歷史事件所造成的客觀事實。

欣逢臺灣兒童文學即將屆滿一百年，的確是一個可資紀念的里程碑。除了緬懷過去，更應該為新的世紀的到來而有所作為。

✻ 結語

就整個中國自民國建國以後，事實上也將近百年。雖然自1949年以後，一分為二，海峽兩岸的兒童文學各自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臺灣從日治時期迄今，連同中華民國時期的發展在內，到明年正好是一百年，整整的一個世紀。

有鑑於此，筆者以為臺灣兒童文學的元年是1912年，也就是與民國同庚。明年正逢建國百年大慶，也是臺灣兒童文學發展一百年，更具歷史意義。人生難得逢百，吾人又何幸生逢其時。理應以感恩之心，感念那些百年來為臺灣兒童文學發展貢獻心力和智慧的日治時期日籍作家與臺籍作家；感念戰後中華民國時期從大陸來臺的文人作家以及省籍作家的結合，讓戰後臺灣兒童文學更為多元化，在既有的基礎上，增添新的活力和元素。 ISBN

參考資料

1. Perry Nodelman原著，劉鳳芯翻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臺北：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1月。
2. 宮川健郎著，黃家琦譯。《日本現代兒童文學》。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4月。
3. 邱各容撰。《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研究》。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6月。